

明皇禳錄
常侍言旨
雲溪友議
國史補
國語錄
劇談錄

唐代叢書

廿之四

相皇錄錄
常侍書
貴錄
國史錄
國書錄
劇錄

唐代叢書

卷之四

明皇雜錄

唐鄭處誨撰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畧。互相排擯。蘇頌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頌。戒其吏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旣至。因忌日。齎書至頌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頌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蹇諤。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

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謹遜。歲久因加甄政，
頗常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
焉。

元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
白玉石爲魚龍鳬雁，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鏤巧
妙，始非人工。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亘湯上，
而蓮花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
而魚龍鳬雁皆若奮鱗舉翼，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
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

迴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香水船、置於其中、至於
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
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
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旣而
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
黃金爲銜轡、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
炳炳燭照、觀者入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
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
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

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值也

楊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於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

廟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僮挈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酬號國中堂旣成召匠汚鏝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蓋瑟瑟三斗爲寶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畧無所傷旣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號國每人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琯虛心禮敬因與携手問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

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扣地今侍者握
深數尺得一甌甌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
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卽房之前身
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膾旣歿之後當以
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元壇
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
卧疾數日使君忽具膾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
竟而歸暴卒州王命攢櫨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

僚吏時房琯爲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丞孫生
曰二君位皆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
合爲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旣而房以宰
輔竇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爲杭州刺史下
車訪孫生卽已亡旬日矣署其子爲牙將以粟帛賑卹
其家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
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諸還
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卽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

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
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
齊正今爲朔方節度上卽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
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勅
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且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
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正乃太原節
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
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張嘉貞表也
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啟非人事也上喜其得

人復嘆用舍如有人主張
元宗旣用牛仙客爲相頗憂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士
用仙客相外議以爲何如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
相器上大怒曰卽當用康詵蓋上一時悲怒之詞舉其
極不可者或有竊報詵以爲上之於君恩渥頗深行當
爲相矣詵聞之以爲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旣就列延頸
北望冀有成命觀者無不掩口然亦以長者目焉詵爲
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
爲宰相耶聞之者益爲哂笑

天寶末羣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工
騎工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於洛陽至有逃於山
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樂工求
訪頗切於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因相與大會
於凝碧池宴僞官十數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於前後
樂旣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歔相對泣下羣逆皆露刃持
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
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支解以示眾聞之
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爲賊拘於菩提佛寺中聞之賦詩

日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
裡凝碧池頭奏管絃趙昉嘗謂景祐登舟落木聲其
元宗常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
欲命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左右知道夜艾乃令草
詔訪於侍臣曰外庭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
舍人蕭嵩上卽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旣成其詞曰
國之瓊寶上尋續三四謂嵩曰頲瓊之子朕不欲斥其
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慚懼流
汗筆不能卜者久之上以嵩杼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

前席以觀惟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
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
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耳其
默識神覽皆此類也

開元中朝廷選用羣臣必推精當文物既盛英賢出入
皆薄其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爲左
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
若水爲郡守西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望其
行塵謂椽吏曰班公此行何異登仙乎爲之騶殿良所

甘心默默良久方整駕回既而爲詩投相府以道其誠其詞爲當時所稱賞

元宗命宇文融爲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已者必加誣訐密奏以爲盧從愿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爲相但目從愿爲多田翁從愿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前明經至吏部侍郎纔十年自吏部員外郎至侍郎只七個月

李適之旣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聞家僮告適之乃徃其所酬酒自誓而聞亦不

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之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雲爲衛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別駕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終時人以林甫迫殺之雲乃迎喪至都李林甫怒猶未已令人誣告於河南府杖殺之適之好飲退朝後卽速賓朋親戚談話賦詩曾不脩於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賦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嘆之

李林甫宅亦屢有怪妖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地立嘉猶觀林甫將疾晨起將朝命取書囊卽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書囊頗重於常侍者開視之卽有二鼠出焉投於地卽變爲狗蒼色壯大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聲狗形卽滅林甫惡之稱疾不朝遂病不踰月而卒

元宗常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曰爲某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